

大學教育，目標何在？**

劉笑敢*

香港中文大學

我想先從一本書講起。這是一本新書，作者是前哈佛大學哈佛學院院長Harry R. Lewis，他的專業是計算機科學。如果這位作者出身自人文學科，那就不夠說服力了。因為通識教育以人為主，人文學科的學者講人文是理所當然之事，但作者是一位搞科學出身的人物，就夠說服力了。Harry R. Lewis寫的這本書的書名是*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是2006年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時無意中發現的。書的副標題是“*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它一下子引起了我心靈的共鳴，我覺得它真實地說出了自己的內心感受。

這本去年剛出版的書反響很大，得到哈佛很多教授的支持。書中的一個觀點是，Harvard.edu現在已變為Harvard.com，大學已變成了一間公司的架構。這不僅僅說的是哈佛，也指的是耶魯（Yale）、普林斯頓（Princeton）、史丹福（Stanford）這些最有名的大學。書裏說，現在的名牌大學已經忘掉了他們最重大、最根本的責任——對本科生的責任。這些大學都很成功，比過去更好，但那只是在知識的創造和累積方面做得比過去更好。大學最重要的責任是幫助十八九歲的年輕人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 本文為作者獲頒發香港中文大學首屆通識教育模範教學獎時的獲獎感言。

成長，讓他們瞭解自己是怎樣的，幫助他們追求更高的目標，幫助他們在畢業時成為更好的人。這是更重要的問題。

作者說，他在哈佛大學教書三十年間，很少聽到有教授討論如何幫助學生變得更好。但學校會警告教授們要小心，如果學生有心理問題，要馬上向學校報告，並將學生轉介給輔導人員或學校的心理輔導部門。他們忘了如何幫助這些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作者認為這些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不應該由學校或家長來主導，而是應該幫助學生形成自己的方向。這話講得非常好。

那麼，我為甚麼想起這本書呢？我買這本書的時候，當時有點猶豫，我買來有甚麼用呢？我看完有甚麼用？我只是個普通教師，只教我的專業課，這些問題我願意想，但是想完卻沒有用。我馬上想起我的同事和朋友張燦輝教授，他是大學通識教育主任，這本書應該給他，他看完以後有用。這本書就給他了，他也很喜歡，他的同事也看了，都很喜歡，覺得很有啟發。今天剛好是通識教育的聚會，所以我想講講通識教育的問題。現在校長、院長、系主任都是搞專業教育的，大學是以專業培訓為主，不是以全面培養人為主。現在以培養人為主的教學機構，大概只剩下通識教育了，這也包括各書院的通識教育。我想我說的話不一定正確：通識教育可能是最後一個著眼於學生的全面教育的教學單位。但事實是不是這樣？我希望不是。

現代的大學傾向於專業化、技術化、職業化，以就業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導向，以傳授、灌輸甚至是販售知識和技能為主要任務和職能。好像學生跟大學是一個交換關係。學生交了學費，大學提供知識，然後學生就可以畢業了。我有很長時間的教學生涯，包括在新加坡教書。我一直有種感覺——我們作為大學老師，像流水線的工人，學生像流水線的產品，一個罐頭來了，這個教授往裏裝幾片梨子，那個往裏裝蘋果，那個往裏裝糖水，那個給封上蓋兒，再給它封

上一個印，學生就畢業了——大學變成了這樣一種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學生的培養有工具化、程式化、產品化的趨勢。糟糕的是產品售出以後沒有售後服務，沒有保修期，你要想再學，便要再花錢，再進來，學生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產品。

堅持大學以育人為主的理想，大概只剩下通識教育還有可能擔當這樣的責任。物理、生物、化學、哲學系好像都沒有這個責任，中文系也沒有。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然而，負責通識教育的部門實在是一個很小的機構，要承擔一個很大的責任，的確很困難。但是現在好像也沒有更好的出路，而這個問題也不單是中大的問題或香港、亞洲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哈佛這位院長的反思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我認為問題在美國產生，但是美國人對這種病毒的抵抗力比我們亞洲人要強。美國有幾百年的大學傳統，有私立大學的傳統，即使是公立大學，政府也不能隨便干預，也不能隨便下命令。可是亞洲的大學都是政府給錢的，政府可以隨時「話事」，他說要怎麼改就怎麼改，他說怎樣評比就怎樣評比，他說怎麼撥款就怎麼撥款。一旦政府有個決策，就從上往下灌。使這個從美國來的病毒，在亞洲為害更嚴重。而我說的病毒就是商業化、市場化、量化的管理方式。這種病毒在亞洲的大學為害甚烈。我想我們很難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單靠香港中文大學一所大學，靠中文大學的校長、校方再大的決心，要抵抗全球化的潮流，的確非常困難。但是我們也不能坐以待斃，總是要有些有心人出來做一點事，慢慢認識這個問題，才可能逐步改善這種情況。

我想我們要進一步認識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這重要性能不能發揮出來，我覺得有三個值得努力的方向：第一，培養大學生健全的人格，以避免人性工具化的傾向；第二，要培養和諧意識，避免性情的孤獨化傾向；第三，要培養廣闊視野，避免知識的隧道化傾向。

我先講健全人格，避免人性的工具化傾向。健全人格意味著有人文素質，有人文關懷，對人性與人生意義有思考，對自身命運有把握和追求，對自己及他人有基本的尊重，對文化的趣味有欣賞能力。沒有人文關懷，就沒有人生方向和動力。這裏我有一段親身經歷。年前我有個學生的最後成績不及格，他來問我為甚麼不及格。我把成績單找出來，發現他不是作業沒及格，而是沒有參加導修課。導修課是零分，那就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如果作業差一兩分，給他作業加一兩分，這樣還能過去。但導修課是零分就沒有辦法。然後他就走了。過了兩天，他媽媽到我辦公室來了，懷裏還抱著個嬰孩。這位學生長得非常高，比我還高，令我想不到的是，正是這樣一個二十多歲、將要畢業的大學生，卻會因為功課不及格，把媽媽請來說話，我感到無可奈何。我想現在的年輕人，二十多歲了，還不能獨立，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他應該知道這門課有甚麼要求，怎麼樣能及格，怎麼樣不能，到最後不及格了，來找老師，那就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我覺得他對自己的人生缺乏基本的認識、瞭解和把握，這個人格就不夠健全。這個學生不是特例，現在的年輕人心理疾病比較多，我想這就是人格不健全的問題。

大學現在愈來愈多專業訓練，而且會把社會上各種各樣有的或將要有的技術科目引進大學，像一些理科學系，比如說有些大學要成立殯葬管理系，對這種具體問題我沒有資格評論，但是，我認為要思考的基本問題是甚麼是大學？大學的根本任務是甚麼？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必要將社會上所有的或所需要的所有技術或管理部門都納入大學教育體系中來？大學是否應該變成各種技術或行業培訓班的集合體？社會所需要的各種人材是否都需要由綜合性大學來培養？那麼，培養人——大寫的人而不是工具化的人——這種工作又由誰來承擔呢？這種愈來愈重視單純專業技術訓練的發展趨勢令人不安，這樣很容易把

人變成冷漠的工具，或者是工具的延伸或附屬品。我操縱電腦，我是主人，電腦是機器，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操作的人只是電腦的附屬品而已！現在有些大學的概念是，學校的教授是售貨員，學生是顧客，顧客永遠正確，這樣教授永遠只能遷就學生，而沒有資格、沒有權利、沒有能力去幫助學生，指引學生的成長方向。師生之間變成了售貨員和顧客的關係，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冷漠的人際關係。另外，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個醫生沒有人文關懷，人格不健全，他在手術台上可以把病人當作一輛汽車來修理，換一個零件，加一點油，就這樣而已。那麼，給病人做手術換器官和給汽車換零件有甚麼區別呢？現在我聽說有很多醫生，尤其在中國內地，只靠醫療器材去看病，病人來了，醫生便開化驗單，再來就開CT（電腦掃描）、MRI、X光、超聲波，結果都出來了，就有了個治療方案，可想而知，這些醫生對病人沒有任何責任感。依此類推，政治家完全把老百姓當選票數字，經濟學家把老百姓當統計數字。大家都會感到這不是理想的狀態。那麼反過來我們可以想，如果是個有人文關懷的老師、醫生、政治家、經濟學家就會不一樣。而這種有人文關懷的專業人士，就應該從大學裏培養出來。所以我們在大學教書和管理的人，應該思考這個問題。

其次，我覺得大學應該注重培養同學的和諧意識，使學生避免向性情的孤獨化方向發展。現在的社會提倡競爭，大學往往要提高大學本身的競爭力和學生畢業以後的競爭力，這是一個競爭導向。這樣，社會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變得很不重要，令人缺少對社會生態的關切。如果我們有和諧的意識，除了自然生態以外，我們還要關心社會生態，關心人類的命運，還要關心或注意或學會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這樣才能達到一種自然的社會和諧，這自然的和諧是：個體的自由自主同整體的和諧、整體的多樣化是一致的。我覺得和諧意識很重要，沒有和諧意識會破壞了環

境的和諧，自己生活不愉快，工作也不會順利，所以我覺得這種和諧意識在處理人際關係上是非常重要的。這裏涉及一個價值選擇：是競爭優先？還是社會和諧優先？我們經常會碰到這個問題。有個最明顯的例子，兩個非常有名的華人科學家，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獎，合作得非常好，但是後來分手了，公開寫文章發表談話互相批評，變成了敵人。為甚麼呢？為了功勞和名譽！為了誰的功勞大，誰應該得到更多的名譽，如此而已。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他們自己也認為這是件不幸的事情。但是這確實發生了。他們在自己的領域是那麼偉大，但是在人際關係處理上，卻很不成功。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後，我還認為要培養學生的廣闊視野，避免知識的隧道化傾向。這要靠基本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注意人格的全面培養。或許有人會問，現在的專業科目已經那麼重要，還去搞人文素質教育，哪有時間呢？人文素質教育會干擾專業培訓啊！但是我說，它有可能干擾，時間上也可能要多付出一些，但最後的結果可能會提高大家的專業能力和社會貢獻。因為知識技能要應用到人類社會，創造新的成果，其實是依靠人的基本素質作為基礎和保障，沒有好的人文素質，單純有知識、有技能，是發揮不出來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盤尼西林（青霉素）的發明。有位化學家，一位純粹的化學家，他在實驗室裏培養一種細菌，然後他設法找一些化學藥品來殺死這些細菌，但是經常發現他培養的細菌死掉，怎麼死掉呢？他發現是被霉菌污染，於是他把霉菌殺死，再重新做實驗。最後他把整個實驗室消了毒，再也沒有霉菌了，於是他繼續探討殺死病菌的化學藥方，一直也沒有研究出來。但是另外一個人，他發現自己培養的細菌被窗外飛來的霉菌殺死，他就問：「為甚麼這些東西能殺死病菌的呢？」他要找的正是能殺死這細菌的東西，就是霉菌，後來就發明了青霉素。一位是純粹的化學家，只想用化學方法來殺死霉菌；而另一位腦子靈活點兒，意外發現有東

西能殺死病菌，他就從意外發現中發明了青霉素。據說楊振寧和李政道在研究W介子的時候，刻意不去看同行近些年來的研究。為甚麼呢？同行那麼些年來都沒有做出甚麼成果，那一定是他們的專業方向方法有盲點。他們如果看了那些研究資料，會不自覺地跟著那些設計上的盲點走下去，所以他們寧可多花點時間從頭來。最後他們也做出了成績。這些事例都說明，要避免很狹窄的專業眼光，視野開闊一點，興趣多一點，這不會耽誤你的專業成就，反而可能幫助你在專業上創造出更大的成績。

我想大學或通識教育的根本目標，就是培養青年一代，使他們成為健全的青年人、能夠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的青年人，成為視野開闊、有情趣、有創造力的青年人。這就需要無數人理解Harry R. Lewis的反思，並有所反應，有所行動。

